



“寻人一哥”，曹金生心中最重的奖



□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/图
□ 本报通讯员 张佳

曹金生的电脑里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，里面存着几百张照片，上面的人笑着、哭着、拥抱着、拉着他不放手……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次爱心施救，也是一次命运的“纠正”。

曹金生是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政工科一级警长，一级警督警衔。他先后8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，荣立个人三等功6次，并荣获西安市最美公务员、全国平安之星等称号。今年5月，曹金生被评为“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”。

在他看来，这些分量十足的嘉奖都弥足珍贵，但这些年累计成功寻人860多位，群众送他“寻人一哥”的雅号，才是他心中分量最重的褒奖。

人丢了去找“莲湖曹警官”

在西安市，有很多人知道“莲湖曹警官”，也知道“丢人找曹警官”。因此，谁家老人走失，小孩不见，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“莲湖曹警官”，在寻人的群众心中，“莲湖曹警官”是他们找走失亲人有效的途径之一。

“莲湖曹警官”是曹金生的微博账号，这个账号创建了“曹警官寻人超话”，目前超话阅读量是1.7亿次。

曹金生的“公益寻人”路始于2013年，“网络公益寻人”效果特别好，在互联网上，无数热心人织起一张爱心网，这里发布的信息，很多人都能找到。”曹金生说。

曹金生第一次意识到“网络寻人”的力量是从一个叫“三妹”的女孩开始的。2013年，一名失忆女子来到莲湖分局，嘴里反反复复念叨“我要回家”，可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里，却什么都答不上来。

无奈之下，曹金生和同事们先将女孩安顿在救助管理站。可第二天女孩又跑到了分局吵着要回家。曹金生只得安排她和两名女民警住在一起：“你比她俩都小，就先叫你‘三妹’吧”。

身为警察，曹金生知道没有任何线索的寻亲就是大海捞针。一筹莫展之际，他想到自己常用来发布安全防范信息的微博。“是不是能通过微博找



找？”信息一经发布，短短5天阅读量超过8000万次，被转发5万多次。“三妹”的弟弟看到消息后，和母亲连夜买了车票从河南商丘赶到西安。

亲人重逢时，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，哭成一团。从女孩家人口中得知，女孩因失忆已经走失5年了，家人为了寻找她跑遍了全国各地，一直杳无音信，一家人几乎不抱希望了，是曹金生的帮助让他们一家人终于团圆。

“那个场面深深震撼了我，原来一条信息，就能让一个家庭团圆。”感慨之余曹金生便研究起如何通过网络寻人。

“寻人一哥”建起志愿者服务队

此后，曹金生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，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休息和节假日时间，开启了他的公益寻人之路。9年来，他先后帮助寻找走失老人、小孩、妇女860余名，让数百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获得团圆。

针对走失人员中极有可能存在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，曹金生充分发挥公安工作优势，积极加

入公安部打拐“团圆行动”，成功解救和寻找到多名被拐卖儿童。

8岁的自闭症男孩儿小文，在特殊学校上课时溜出校门不幸被人拐骗，孩子妈妈通过向曹金生求助，成功找回孩子。一年后小文又在西安市糖坊街走失，还是他帮忙寻回。孩子妈妈汪女士说：“我一个人带着小文相依为命，他就是我的命根子，曹警官真是我的大恩人。”

“自从踏上公益寻亲打拐这条路，即使深夜入睡，只要手机一响他都马上翻身起床。”曹金生爱人很是“埋怨”。

“寻人的事，等不得。”曹金生呵呵地解释。很多通过他找到家人的群众要给他酬金，要请他吃饭，他都婉言谢绝了。2014年，曹金生组建了一支寻人志愿服务队。从那时起，被他拒绝感谢的人，慢慢都加入这支志愿服务队中，如今这支队伍已经壮大到500多人。

“世纪城小区一名老人走失，大家帮忙找找。”“收到，我开车去寻一圈。”“已转发，祝平安。”……曹金生寻人志愿服务队微信群里，只要一转发信息，大家就一呼百应，经常会出现，他拿着地图和志愿者们分组分头寻找的场面。

一次，曹金生发出紧急寻人通知：一名87岁的老人走失，情况十分危急。30多名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整整一夜，大家找遍了方圆20公里内所有的村庄和公园，终于在第二天找到了老人。

“当时老人看着很虚弱，一双拖鞋都磨出了洞。”曹金生又高兴又心疼。事后，老人的孙女、外孙女两对夫妇深受感动，主动加入了曹金生公益寻人团队。

“寻人朋友圈”日渐扩展

2020年5月18日，曹金生配合西安市公安局、莲湖分局“打拐办”帮助西安寻子妈妈李静芝从四川成都找到被拐卖32年的儿子。亲历者现场，李静芝撕心裂肺的哭泣，儿子毛寅30多年的错位人生，在曹金生内心激起一圈圈涟漪，进一步坚定了他要将公益寻人进行到底的决心。

来寻求帮助的人越多，肩上的责任就越大。“每次接到求助信息，我比谁都急，因为早一分钟找到人，就能挽救一个家庭，因此我格外关注公安部的‘团圆行动’，我亲历和‘团圆行动’帮助过的家庭，每一个都因为丢失孩子，在寻亲的过程中

遭遇过家庭变故和命运的偏移，每一个都是命运的悲剧，都是错位的人生。”曹金生说。

曹金生寻人时特别在意“黄金72小时”，接到求助后，他会尽快联系相关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调取监控录像，寻找目击者，查清走失人员的活动路线。

曹金生是个细心人，线下寻人时，他还会带上面包、牛奶，他解释：“走失者中以老人小孩居多，他们找不到家人往往非常焦虑，需要及时补充营养。”

今年，他又与西安市出租车爱心车志愿服务队和陕西广电融媒体达成合作，在公交车厢内、出租车司机中发布由他核实过的寻亲信息。日渐扩大的“寻人朋友圈”不断为他注入新的力量，也为公益寻人增加新的路径。

多年来，曹金生还热衷于扶贫帮困、捐助助学。他和团队自费资助贫困山区学生11人，发动爱心企业先后为贫困山区捐助各类电器价值170余万元，为公安基层一线捐抗疫物资、捐助食品等价值30万余元，受助人3万余人次。因成绩突出，曹金生带领的服务队被陕西省慈善协会授予“抗击疫情志愿服务优秀团队”荣誉称号。

9年来，曹金生的视力不断下降，也落下了静脉曲张、颈椎病等一身毛病。在他的办公室里，一面群众送来的锦旗被整齐地摆放在柜子中。从警17年，曹金生唯独遗憾的是，远在山东老家的父母离世时，他都因为忙于工作和种种原因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

“我觉得很对不起父母，但穿上警服就得对自己的职责义无反顾，只要群众有需要，寻人打拐这个事我就会一直做下去，我父母会理解和原谅我的。”每每想起父母难受时，曹金生总是这样安慰自己。

曹金生说，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父母，但穿上警服就得对自己的职责义无反顾，只要群众有需要，寻人打拐这个事我就会一直做下去，我父母会理解和原谅我的。”每每想起父母难受时，曹金生总是这样安慰自己。



图为阴达砚(左一)、窦清华(右一)走村入户，排查矛盾纠纷。

□ 本报记者 马利民 文/图

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天元村，乡村与城市的交错地，一部分村民已住进了集中安置小区，一部分村民正在办理拆迁手续，全村目前还剩下两个村社未拆迁。

一些未拆迁的村民，盼望住进现代化的小区，将农家小院里允许盖房的地方都盖上，就等着一纸拆迁通告。他们的村社院落之间，道路狭窄，错综复杂；走进院里，密不透风，昏暗潮湿。一些正在办理拆迁的村民着手选房手续和赔偿事宜。一些已拆迁的居民，放下不种田生活，在新建的安置小区里种菜养鸡。

流动人口多、出租房屋多、矛盾纠纷多……城乡接合部的所有问题，这里一个也不少。

2020年，成都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窦清华和阴达砚，受市委组织部委派前来天元村驻村工作。面对这些问题，他们苦苦思索着解决办法。正值全国公安机关都在努力创建“枫桥式公安派出所”，公安出身的两个小伙，凌晨鸡鸣叫得居民睡不着，朱大爷拿起锄头在小区绿化带里“开辟”了一处菜园，蔡大娘、杨大爷跟着效仿，物业劝不住；已经拆迁的姚大姐一家，等了两年还没拿到房子，时不时来社区“问一问”……

刚开始，窦清华和阴达砚觉得这些事很好解决，讲法律摆道理哪个不会？结果在一次矛盾化解中，两个小伙子跑去找当事人王大娘说事。王大娘正在打麻将，输了钱一脸不高兴，两个年轻人又哪哪不开提哪惹，惹得王大娘脾气一炸，当即把两个人赶出了家门。

“千万不要在下午去做群众工作，上班的上班，打牌的打牌，没人愿意搭理你。”

“调解矛盾要讲方法，要有力，见脸色不对先撤退，先拉近关系再问问题，最后才说问题。”

挨了不少骂，吃了不少闭门羹，两个年轻人终于找到点门道了。从此下村时，他们包里多了一盒烟，几颗糖。村民对他们的态度逐渐亲切起来。驻村期间，两个小伙子用心换真情，讲方式方法，转变村民观念，设身处地化解矛盾纠纷。一年来，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00余件，200余名村民受益。为营造和谐氛围，两人还自掏腰包举办插花活动，促进村民交流，和谐相处。

曹金生说，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父母，但穿上警服就得对自己的职责义无反顾，只要群众有需要，寻人打拐这个事我就会一直做下去，我父母会理解和原谅我的。”每每想起父母难受时，曹金生总是这样安慰自己。

天元村来了两位驻村民警



图为阴达砚(左一)、窦清华(右一)走村入户，排查矛盾纠纷。

□ 本报记者 马利民 文/图

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天元村，乡村与城市的交错地，一部分村民已住进了集中安置小区，一部分村民正在办理拆迁手续，全村目前还剩下两个村社未拆迁。

一些未拆迁的村民，盼望住进现代化的小区，将农家小院里允许盖房的地方都盖上，就等着一纸拆迁通告。他们的村社院落之间，道路狭窄，错综复杂；走进院里，密不透风，昏暗潮湿。一些正在办理拆迁的村民着手选房手续和赔偿事宜。一些已拆迁的居民，放下不种田生活，在新建的安置小区里种菜养鸡。

流动人口多、出租房屋多、矛盾纠纷多……城乡接合部的所有问题，这里一个也不少。

2020年，成都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窦清华和阴达砚，受市委组织部委派前来天元村驻村工作。面对这些问题，他们苦苦思索着解决办法。正值全国公安机关都在努力创建“枫桥式公安派出所”，公安出身的两个小伙，凌晨鸡鸣叫得居民睡不着，朱大爷拿起锄头在小区绿化带里“开辟”了一处菜园，蔡大娘、杨大爷跟着效仿，物业劝不住；已经拆迁的姚大姐一家，等了两年还没拿到房子，时不时来社区“问一问”……

刚开始，窦清华和阴达砚觉得这些事很好解决，讲法律摆道理哪个不会？结果在一次矛盾化解中，两个小伙子跑去找当事人王大娘说事。王大娘正在打麻将，输了钱一脸不高兴，两个年轻人又哪哪不开提哪惹，惹得王大娘脾气一炸，当即把两个人赶出了家门。

“千万不要在下午去做群众工作，上班的上班，打牌的打牌，没人愿意搭理你。”

“调解矛盾要讲方法，要有力，见脸色不对先撤退，先拉近关系再问问题，最后才说问题。”

挨了不少骂，吃了不少闭门羹，两个年轻人终于找到点门道了。从此下村时，他们包里多了一盒烟，几颗糖。村民对他们的态度逐渐亲切起来。驻村期间，两个小伙子用心换真情，讲方式方法，转变村民观念，设身处地化解矛盾纠纷。一年来，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00余件，200余名村民受益。为营造和谐氛围，两人还自掏腰包举办插花活动，促进村民交流，和谐相处。

曹金生说，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父母，但穿上警服就得对自己的职责义无反顾，只要群众有需要，寻人打拐这个事我就会一直做下去，我父母会理解和原谅我的。”每每想起父母难受时，曹金生总是这样安慰自己。

专司反诈，李正和他的团队很专业

□ 本报记者 刘志月
□ 本报通讯员 徐飞 袁野

“反诈之路布满荆棘与未知，但我绝不后退！”说这话的，是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五大队副大队长李正。他从事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研究和治理工作已10年有余。

武汉市公安局统计显示，近年来，李正带领团队先后捣毁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窝点142个，抓获犯罪嫌疑人1638名，有效劝阻受害人5.9万人次，止付冻结涉案资金6.7亿元。

反诈路上，李正荣获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2次，以及武汉市“五一劳动奖章”“全国十佳刑警”等荣誉。

沉甸甸的荣誉背后，是李正日复一日地执着坚守和默默奉献。

执着

2008年1月，李正从部队转业加入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，专职负责查、抢、骗等侵权类案件打击。

最初，李正会办理一些街头冒充神医、幸运中奖、买卖“祖传文物”等类型诈骗。2010年前后，市民开始接到“猜猜我是谁”的骚扰电话。

“那几年，我们经常到外省出差，办理冒充熟人电话诈骗的案子。最难的就是找人，有时连续蹲守几天几夜就是为了抓住某个负责取钱的犯罪嫌疑人，从而为案件侦破打开突破口。”李正说。

2013年，李正被任命为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五大队副大队长，专司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打击工作。

2014年5月，武汉某企业财务人员遭到冒充“公检法”诈骗，1600万元公款被转入“安全账户”，待公司领导发现报警。为能尽快破案挽损，李正带领团队开始对案件抽丝剥茧。

“当时，这种案子对我们来说相当困难，特别是资金流向境外，线索追至国门边境就断了。具体国外是什么情况，大家都不知道。”为了掌握更多



线索，李正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干，从信息流和资金流入入手开展调查，花了半个月的终于明确了犯罪团伙的藏匿地点在柬埔寨。

在湖北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，武汉警方组建专班赴柬埔寨工作。李正和战友们迅速集结前往。在当地警方帮助下，经过半个多月工作，专案组最终摸清了犯罪团伙3处办公场所和一处幕后金主遥控指挥的藏匿处并开展集中行动。

“我到现在都记得，集中收网后我和同事吴江花了一天一夜时间还原诈骗场景，确定窝点人员工作区域、使用电话和电脑信息，总共固定了40套证据，做完后已是眼冒金花。”李正深知，用证据说话，才是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关键。

李正还赴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开展跨境打击，在境外警方帮助下相继捣毁电信诈骗窝点12个，抓捕犯罪嫌疑人140名。

专业

李正有个习惯，每起案件办理完毕后，要归类整理分析，深入研究作案手法、销赃方式、犯罪嫌疑人地域分布、办案难点、法律支撑等问题，形成经验做法，在内部交流分享。

从“猜猜我是谁”到“我是公检法”，从伪基站

到钓鱼网站，从理财投资到网络贷款诈骗……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花样，李正每天都在拦截、反制、打击，全天候守护群众的“钱袋子”。